



【浮生】

## 槐花深一寸

□耿艳菊

想起鲁迅先生写他的后园墙外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时候,我们家屋前的槐树总会一下子从记忆中冒出来,不过只有一株,在屋的左侧。一个大人刚好合抱过来,树荫覆盖大半个庭院。槐开时节,一簇簇、一串串,花如珍珠,缀满枝头,幽香四溢,挤出院落,弥漫整条胡同,迎向每一个路人的鼻翼。

这株槐树究竟有多久的岁月呢?听父亲讲,它差不多和我同龄。那年10月我出生后,父亲在第二年春天买了一棵槐树苗植下。后来,我知道了江浙一带有生女儿植香樟树的习俗,就跑去问父亲为什么不种香樟树。父亲只是笑了笑,淡淡地说,咱们豫东平原可没这习俗,我当时只是觉得槐树好养,也能开花,而且你一天天长大,大人们忙,刚好可以让它陪着你,不至于太孤单。

的确,我的童年、少年,甚至我前二十年的光阴都是与它密不可分的,点点行行,写满了槐的味道。

最初记住的槐树的样子,是细瓷碗口粗的树干,枝叶稀疏,花朵寥落,星星点点。不过,对一个村落里的孩子来说,它已经是一种很美的花卉了。在左邻右舍的孩子眼里,那也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。成长的过程中,因为这株槐树,添了多少乐趣!我和我的小伙伴们,槐树下嬉戏,槐树下吃饭,槐树下数星星……每一年春光柔軟的下午,常常爱这样玩,一个个伸开小手,用大拇指和食指去丈量槐树的胖瘦。年年丈量,年年如此,却不知人在长,槐也在长。

在花的国度里,槐花是最具平民气质的吧,王谢堂前不需要它,百姓家里倒是常见。令人叹服的是不仅可作观赏,亦可食用,吃起来满口幽香,难以忘怀。在众多的花里,能做得如此体贴周到的也就是槐花了。因此,在过去那吃食不是很丰富的年代,屋前的一树槐花成了最美的期盼。

曾记得,槐花刚露出笑脸时,我已急不可耐,一遍又一遍催父亲搬梯子撸槐花。我站在树下,仰着小脸,阳光洒在脸上,心里却是一阵紧似一阵,生怕父亲的大手碰疼了花。母亲也在树下,拿着小篮,小心翼翼地接摘下的槐花。然后,母亲清洗、拌面、上锅蒸、捣蒜泥……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,终于可以吃了,一阵香甜的清气萦绕,吸一口,已经醉了。我们每年在槐树的花开时节都能享受槐花盛宴。我二十岁去外地上大学后,再也没有赶上过它的花期,可是梦里梦外总缠绕着那甜丝丝的气味。

就像人的一生总会磕磕绊绊一样,槐树的一生也不是那么顺风顺水。翻盖新房子时,父亲犹豫再三,还是把它保留了下来。有一年下大雨,屋子漏了,几位叔伯帮忙检修,上到房顶一看,原来是槐树的枝干茂盛,压破了瓦片,大家都建议把树伐掉,父亲愣是舍不得。后来,父亲爬上去,用锯一点点把碍事的枝干锯掉,这才安心。房屋的左侧是储物棚,父亲每次把那辆机动车推进去都特别费劲,家里人几次三番劝说伐掉槐树,父亲总是无动于衷。

今年槐花开的时节,我带着幼子回家看望父母,这也是十年之后我再次赶上它的盛开。傍晚和父母坐在槐树下聊天,槐花在微风吹拂下轻轻飘落。我突然想到白居易“薄暮宅门前,槐花深一寸”的诗句,这深一寸里该有多少光阴的故事,一寸光阴一寸金,这深一寸的槐花又该是多么宝贵!掐指算来,这槐树也有近三十年的光阴了,我已远嫁,有了自己的孩子。而槐树依然站成光阴里的风景,情深如旧,花开花落,一年又一年。

我终于明白了父亲始终不肯伐掉它的原因。

【实录】

## 多“呵”了三五口

□星袁蒙沂

若是人,濒死之时,可以即刻人工呼吸、胸外按压以急救。摆在面前的,偏偏是一只小小的不知何时死去的蜜蜂!

蜜蜂是春天的一个标点。花开前,它是问号,不知隐迹于哪里;花开时,它是逗号,忙碌于百花丛中,来来去去,总不见其停歇;花开后,它是省略号,有的依然在寻觅,有的则悄然远去。作为春之符号,只要春在,只要花在,蜜蜂就在。

一个蜂群,像极了一个社会,蜂王、雄蜂、工蜂,缺一不可。农村老家的蜂场里,越冬后有群蜜蜂出了问题。料峭的下午,我打开蜂箱检查,原本五六脾、上万只的蜜蜂,仅剩下五十多只工蜂和一只蜂王。咋办呢?虽然挨过了寒冬,但五十多只老工蜂和一只蜂王,再强大成一个蜂群的希望极其渺茫。老工蜂未必能坚持到花开,就算勉强活到花开,又能抚育多少新蜂呢?多半是新蜂未长大,老蜂已死亡。如是,整个蜂群依然会垮掉。

唯一的办法,就是补充工蜂。给蜂群补蜂是个技术活,好在我会。不敢说百分之百能成功,最起码也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。将陌生的工蜂和蜂王组建成一个新蜂群,需要相互接纳,这需要一个过程。

检查完蜂群,我陷入犹豫。不处理,那群蜂未必就没了点儿希望了,可就算真能壮大起来,也得三四月或者五六月吧!那时,春花怕是早已凋谢。错过了春天,蜂群采粉、采蜜定然难上加难。那样,蜂群便无蜜可取,甚至得靠补白砂糖喂养。

保险起见,次日下午,我网购了一斤工蜂。蜂群在路上被焦躁地转运了三天,终于到货。我回家准备补蜂,是检查后第四天下午。当时的气温五六摄氏度。打开蜂箱,瞬间蒙了。一张巢脾的框架处,散聚着一小撮蜜蜂,有二三十只,一动不动,全部死亡。眉头紧皱,脑中空空,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提起几簇巢脾,一一检查,没有一只活蜜蜂了。果然,那只蜂王也僵死在一旁。

工蜂来了,蜂王死了,还是白搭。整个蜂群中,只有蜂王能繁衍后代。没有蜂王,再怎么强大的蜂群,都只有一个宿命——灭亡!买来了工蜂,提心吊胆四五天,心急火燎赶回家,眼睁睁看着,一切归零!那种绝望,是赤裸裸的,一点不留情面。

我站在蜂箱旁愣了一会儿,第一反应是不想放弃、不愿放弃,尝试挽救挽救吧,万一有一丝希望呢?我这么想着,捏住蜂王翅膀,将其放到手心里。松开蜂王后,那只手也没闲着,伸出食指戳破蜂箱中一处巢脾上的

封盖蜜,滴了一滴到蜂王嘴边。紧接着手掌半握,留出花生米大的小口子朝里面呵气。如果冻死不久或者只是冻僵了,呵几口气暖和暖和,或许管用。若是饿死的,饿晕了,蜂蜜触到嘴边,渗入口中,也可能管用。

呵了三五口气,手中的蜂王没动静。又呵了三五口气,手中的蜂王没动静。我暗示自己不能放弃,坚持,坚持。一遍又一遍,重复呵气,蜂王的一两个爪爪居然颤抖了几下。继续呵气。十几分钟后,蜂王的几个爪子都能动了,可无力起身。我捏住蜂王的翅膀,让其趴到我手心里。见蜂王尝试艰难爬动,我摊开手掌观察。这一观察不要紧,可能是因为太冷,刚有了点活力的蜂王又歪倒了。我赶紧又半握手掌,一次次朝手中呵气。

蜂王死而复生,非常虚弱,随时都可能无法支撑。怎么办?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给它提供一个既保温又有吃食的所在。别无选择,这样的地方只有一个,那就是蜂群中。但它自己的蜂群已全军覆没,新蜂群能迅速接受它吗,一个奄奄一息的陌生蜂王?

腾出一只手把新蜂笼放进蜂箱,顾不上黏腻,又几根手指并用,挖了些巢蜜滴在网购来的蜂笼上,还刻意朝蜂王身上滴了一滴。然后,把蜂笼顶层的纱网划破六七厘米长的一道口子,将蜂王放到豁口旁边四五厘米处。怕蜂王再次被低温冻僵,我赶紧盖上铁砂网,再在其上覆盖了几层厚毛毯,最后盖上蜂箱盖。

这波操作,危险和希望各半。说危险,是因陌生蜂王和蜂群一下子融成一群,极易出现围王现象,蜂王会被工蜂围攻致死,更何况这个王原本就生命垂危;说希望,是因工蜂转运在路上的三天没有蜂王,失王已是事实,为了蜂群的繁衍,它们急需一个新王的到来。而滴在蜂群和蜂王身上的蜜是同一种,气味相同,一定程度上混淆了群味。

四五分钟后开箱检查,蜂王还在原位趴着,身边已有十几只蜜蜂围绕。重新盖上厚毛毯,又十几分钟后打开,蜂王已不在,蜂王趴过的位置,仍有些蜜蜂在活动。蜂王爬进蜂群里了?会不会不慎掉落箱底,或被工蜂围攻拖走了?三种可能都有。只不过天色渐黑,没法再查。两天后回家,蜂王和工蜂都已在巢脾上,活动正常,一切稳定。

2023年2月,我“呵”出了一个奇迹。一遍遍地,多“呵”了三五口,硬是将“有死无生”的蜂群改命成“有生无死”。春正暖,花正开,工蜂们采蜜采粉,蜂群在繁衍生息。春天的符号,又在花朵上一笔笔续写——逗号、句号、省略号,潇潇洒洒。

【世相】

## 母亲的枕边书

□张军霞

母亲看书,对我来说是件有点奇怪的事情。

记得那年我还在上小学,有一天傍晚放学时,拿回家一本《故事会》,书看到一半,小伙伴叫我去玩。等我回到家时,看到小饭桌才收拾了一半,碗筷都堆在水池里,身上还扎着围裙的母亲,竟然趴在桌前,津津有味地看着那本《故事会》,连我回来了都没有察觉。过了好一会儿,她才抬起头来,指着刚看完的一篇悬疑故事问:“你说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究竟谁是杀人凶手?”那个故事每期只连载一部分,我也不知道答案。从此,跟着母亲一起猜测故事的结局,成了我们之间最有趣的互动。

在这件事之前,母亲在我的印象当中,除了偶尔看看我的课本,似乎从没有碰过别的书,她总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,种田、做家务,琐碎的事情一大堆。后来,我又把从同学家借来的故事书往家里带过几次,母亲每次都看得很认真,我这才知道她当年上学时最喜欢语文课,作文也曾经写得非常好,还经常被老师在课堂上当范文。因为家里穷,母亲没能读完小学就离开了校园,这成了她终生的遗憾。

我在心里为母亲感到难过,于是悄悄省下她给我的零花钱,又央求父亲资助了一些,专门订了全年的《故事会》。母亲开心极了,她把每一期看过的《故事会》都整齐地摆在枕头边,晚上睡觉前拿出来翻一翻,这成了她在劳累之余的一种精神调剂。

后来,我到外地去上高中,渐渐忽略了母亲的枕边书。前些天我回家时,帮着母亲晾晒被褥,看到她的枕头边放着好几本书,我翻开来,第一本是《家庭菜谱》,其中有不少页都被折了起来,书页中散发着酱油醋等调料的味。我打开其中一页,看到上面写着“糖醋里脊”,这不是我家女儿最爱吃的菜吗?每次带女儿回来,母亲就喜欢下厨做这道菜,女儿也总是吃得亦乐乎。再翻下一页,是清蒸鸡,这是妹妹最爱吃的一道菜!这本被妈妈“置顶”的枕边书,每一页都是母亲对家人满满的关爱。

在这本菜谱的下面,是一本《山水画入门》。我想起,三个月前,母亲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的山水画课程,如今每周都会抽出半天的时间去学画画。原本以为她没有绘画基础,学习热情维持不了多久,没想到母亲学起来还挺认真的,除了上课听老师讲,还坚持在家里自学,每天都要坐下来画上一两个小时。看到为我们忙碌了一辈子的母亲能坚持自己的一项爱好,我真为她开心!

我接着翻,看到一本蔡澜写的《老了依然可以谈淡未来》。蔡澜的书,我平时也喜欢读,没想到母亲也买了他的书。喜欢蔡澜的文字,因为他对生活的态度永远是积极、乐观的,他人老心不老,在旅游、主持、写书的同时,仍然相信未来,仍然充满热情地在工作。老了也依然可以谈谈未来,这是一种闲情、一种境界。我拿起这本书,笑着对母亲说:“这本枕边书不错啊,改天借给我也看一看。”母亲呵呵笑着:“你们看书是学习,我这都是闲看。”

从当年的《故事会》到如今的菜谱、美术及散文集,母亲的枕边书随着时光不断变化,陪伴母亲从黑发到白发。年轻时,母亲看书是一种劳累之余的消遣,如今生活好了,书成了母亲的精神伴侣,丰富了她的晚年生活。过几天,母亲就要过生日了,我悄悄在网上为她选购了几本书。我想,母亲会喜欢这份独特的礼物。